

顛相學

有人說星座是一門統計學，不同人性特質與性格可以依照宮位有效分類，直到上了成功嶺後，我想，顛相學必然也是。那是第一次有這麼多頭顛擱在我面前，前後對正，左右標齊，每一顆頭顛都毛庇短少，稜角清晰。清楚的能從後頸便依輪廓讀出人的正臉。復從別人的臉裡，想起自己生命裡遭遇過的人來。向右看齊，左側男生下巴如錐，是學生時代裡曾暗自豔羨美少年偶像的臉，向左轉，右邊男生雙頰凹，陷落處分明和你老是苦著臉共患難的同事 C 同樣深刻。向後轉，那是爺爺的腮下骨，生氣時老鼓起，向前看齊，四十五度角那人耳後是媽媽的痣，只在她掠髮低首偶見。還有十八歲一起翻牆同學的招風耳，二十郎噹說好一起混的爛哥兒的嘴板，不笑也彎，後來就凝結在那年他的告別式照片上，怎麼今天說好又站同一排？一個中隊復像是顛相資料庫，調度不同唇板臉膜，重組是一段生命歷程。乃至聯想起小說裡的臉，魏延的反骨，司馬懿的狼顛，張愛玲「瘦骨臉子、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曹七巧的臉，朱天文筆下尼羅河女兒「眼線長長描進頭髮」，或是司湯達爾是是寫實主義的是畫作裡孟克那捧著巨大顴骨嘴巴成圈的吶喊……如是這般，分明是陌生人，卻又從他們的臉上讀出相似的部分，相似的臉有相似的個性，也就彷彿相識了，但畢竟還是陌生，只是這麼陌生裡帶著隱隱的聯繫，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顛相學，也許是團體生活的科學。而此刻的我，是真的活在一個群體裡了。

群體是什麼？人們一起起床，一起作體操，體操透過一種動作的拆解而讓身體緊合。但由小作到大，自幼稚園操場一路揮手擺腳直到成功嶺上，體操真的有其所宣稱效用嘛？會不會體操最大的功能，只是讓所有人湊在一起，它需要的不是動作的精確，而是一個從上往下看的視野，是一聲口令。體操太像一種宣示，它透過參加者各自的身體律動，集合成擁有劃一動作的群體，從行動表示服從。

怎麼理解群體生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殘虐。那真是令人羞愧。過去分明是那麼怯弱，入伍前也曾害怕軍教片裡演出那套，班長手叉腰罵罵咧咧，單獨被喊出行伍來在眾人面前反覆操演動作出糗，奚落的笑聲裡，尊嚴大過一切，夜裡蓋棉被止不住淚流。可如今真的進來了，比你強的總是有，但每當看到那些脫隊者，未動作先舉手稱不能的，開小差假借理由的，還是大越野隊伍中骨牌一樣不停舉手翻開逐一往後往旁撤退的，歪斜背心披著在初升的日照下拖戈曳甲好像敗戰者的長列……那時總生起陰暗的心理，內心深處一如石側暗縫有青色苔癬絨毛正搔撫，也想穿著漆亮的皮靴對他們的屁股一踢，或手持鞭柄痛擊其臉，要他們振作武裝起來，忽然我就明白，這就是「殘虐」。而這種殘虐，不是因為軍隊，不是過去所讀到「把人化約為機器」使人自以為零件而卸去罪惡感遂可滋行種種不思議作為之無感或「庸俗的邪惡」，而純粹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不過是害怕

自己會受傷，才會想先傷害別人。能輕易原諒自己，卻擔心被人拖累。覺得自己可以不行，卻不認同別人不可以。如果村上春樹說得對：「人無法生出同理心，往往是想像力不夠的關係。」，那軍隊應該是最適合練習想像力的地方，我們頂著一樣的頭顱，該去想像對方如何遭遇不一樣的苦處，如果我想過得好，只是想我自己過得好，那我在軍隊中學的，不過是生存。但只是求生存，那是遠遠不夠的。「我想要和你們一起過日子」，一起吃苦，聰明的時候為你往前站一點，笨一點也不太怕，因為知道還有彼此。像又完成一次和諧的體操，那是我第一次試圖理解團體生活的意義所在。這樣一想，那些熟悉的顱相又遠遠近近的向我浮現，原來如此，我認得他們的臉，卻不認得自己的。過團體生活其實是我捏塑自己之臉的機會。在無止盡的操演之中，在集體的體操律動中，其實有各自的角度與力道，那時，他們會怎麼看待我的每一個動作？我要怎麼看待自己？到了這一刻，我才有機會，打造自己的身體，捏塑自己的臉。

體操口令一下，身體依動而分解。體操依照生理學而設計，但如果只是為了表現一種群體的整齊劃一，體操其實依照心理學設計。入伍後唯一的運動除了跑步，便剩下體操。奇怪的是，每當動起來的時候，那時不操心身體，倒先擔心起大腦來。經常想起當兵前最恐懼的一件事情。朋友告訴我，入了軍隊會變笨。為什麼當兵會變笨？如今我才明白，那也許是思考方式不同的緣故。當我們習慣了，或是鼓勵跳躍式思考，一種因為習慣養成而近乎直覺，直線思考速度被加快了，例如手觸湯鍋感其熱而鬆手而抓耳，跳躍式思考讓我們從望其煙氣滾滾便先喊其燒。但當兵把一切動作分解為「動」。一動一動去動作，服從紀律原來就是作一個大體操，口令喊取帽視為一動，士兵彎身手壓帽緣罷卻身不能起，直到下一動，口令再下始能抬頭復位。相較於平時流暢如滑水的取帽動作，那個頓挫的當下，時間流過，身體卻確實的被擋下，這個頓拍因為被集體性擴大，反而誕生一種整齊，或壯闊的美感，它是一種等待（所有人到定點），但又不能慢（要即時並同時），那個快慢的拿捏之間，便創造一種新的時間感。我們說變笨，不如說，是因為無法在新的時間重新舒展思維。我倒是想到入營後最常聽到的訓誡，反而是「邏輯」兩個字，基本操演時從中隊長到區隊長，糾正他人體態時喊的最多總是「要用邏輯能力好好想想嘛」，區隊長解說轉身動作時，「為何如此」取代了「就是如此」，意義在命令之前。這麼說來，原來所有的「動」與動作不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純粹的分解，而是環環相扣透過推敲而重組的結果，也就是說，身體一動的同時，邏輯在背後推敲，也就是思維在動。在那一瞬間，身體和思維確實曾經短暫且緊密貼緊一如掌心壓大腿褲縫。軍隊裡有顱相學，也許也有顱內學，笨還是聰明，那是關於一種全新時間感的發現。我們活在一種新的時間裡。

這些思考很快的又要被下一輪口令重組了。夜操完後開始行軍。暗夜裡小跑步於濕涼的柏油路上，目不見光，在間歇的喘息與輕重不一的腳步聲裡，好像能

嗅到一旁草皮洶湧爭頭冒出的生猛腥味。鄰兵小聲的告訴我，他把時間變成倒數了，每天都在算，還有幾天，就可以去外面的世界了。我笑笑點頭，手確實握拳，感知結構某一部分仍緊緊是否等會就要喊我的號碼必須大聲答有，一種看不見的體操韻律已經掌握我的身體，但又好想告訴我親愛的小兵，外面的世界也好，裡面的也罷，我現在好在意的，是完整的世界。過去的就已經過去了，那個精緻的、也騷亂也青春的日子，沒有就是沒有了。而這裡有新的時間，前方路彎彎，還有黑暗的未知的空間要去，我多想建構一個完整的世界來，像建構一面新的顛相來。成功嶺上草仍青，新冒的髮不及一旁綠草長，而我髮下的世界正在完整中，你們都是長在我顛內的臉，曾經深深望進來，而我會為你們眺望，直到復原出一個完整的世界。